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行水金鑑

(七)

傅澤洪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行水金鑑

(七)

傅澤洪錄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趙雲五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行水金鑑卷第四十四

河水

明泰昌元年九月丙申

熹宗已登極矣

以總督河道侍郎王佐爲工部尙書

十月癸丑陞河道總督王在晉

爲添設兵部左侍郎

丁卯改刑部左侍郎陳道亨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熹宗

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壬寅總理河道工部左侍郎陳道亨疏辭新命不允

明熹宗實錄

是年河決靈璧雙溝黃浦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壩時淮安霪雨連旬黃淮暴漲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甚衆匯成巨浸水灌淮城民皆蟻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漸築塞

明史

是年河決靈璧雙溝黃浦而淮安山陽之裏河則決王公祠楊家廟清江浦磨盤莊謝家墩鳳直二廠等處外河則決安樂鄉顏家莊張家窪高堰武家墩等處清河則決龍王廟徐家路等處惟時水灌淮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而居裏外河清河一帶匯成巨浸知府宋統殷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總河陳道亨行郎中徐待聘率同知趙廷琰估料荒度興工本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國盛方受事奉行嚴督

河官畢力堵塞其高堰武家墩則躬親課工清查鐵鍋石灰諸料照段拆修浪窩盡塞至明年工竣河南

全考

是年五月霖雨河淮交溢

清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二月丙申復原任河道工部尙書楊一魁原職其子舉人楊時嘉奏請部覆從之五月甲子詔卹已經復職原任工部尙書楊一魁並妻張氏任氏一魁山西解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行人選入南臺歷郡守藩臬晉總漕河周咨荒度開武墩開黃壩以殺黃流陵寢獲安既陟冬卿竟以河決蒙牆追咎削籍今上御極言者訟冤狀得蒙恩卹十一月壬寅陞江西巡撫房壯麗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十二月乙亥原任工部尙書兼太子太傅王佐卒佐鄞縣人萬歷癸未進士繇水部出守南昌迨晉工侍拮据漕河隨陟司空以疾請告終於里佐清白大節始終如一士論稱之

明熹宗實錄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觜平地水深七尺

徐州志

是年七月黃河口決圍繞睢城廬舍漂沒

睢寧縣志

明熹宗天啓三年三月丁巳河道總督戶部右侍郎房壯麗中途稱病請告不許五月己亥以河決盡蠲睢寧縣糧閏十月甲辰工科給事中楊所修疏陳三事一河工祖陵之衛宜周也曹縣東平等處水歸故道而青田靈璧一帶尙在汪洋呂梁洪夙號巨浸今竟淤淺可度水從旁溢逆折而南踰樓隄遙隄

且逼近集石隄矣。此隄近障祖陵。誠不可尺寸踰及。今水涸。宜嚴諭治河諸臣。審度料理。以寬根本之慮。
明熹宗實錄。

是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盡成平陸。五月庚子。河決睢陽。
明史。

是年七月。山陽外河決乾溝新河。西河決馬湖閘月壩等處。南河郎中朱國盛。暨淮海道宋統殷。會行淮安府同知張元弼。於是年秋築塞之。更於清口大王廟分水處。建立磯嘴。以遏上流之勢。
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四年二月乙酉。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黃河爲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逼陵。秋水灌涯。徐淮間殫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逆螫見於地者。又如此。六月癸酉。河決黃水洶湧。魁山隄隕。四散奔流。衝裂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明熹宗實錄。

是年六月。決徐州魁山隄。一向東北倒灌州城。淹人畜房屋甚衆。城內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天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淹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而河事置不講矣。
明史。江南通志。龍在大啓二年。

是年六月初二日，奎山隄決。是夜由東南水門陷城，頃刻丈餘，官廨民房盡沒，漂百姓溺死無數。六七年城中皆水，漸次沙淤，議復舊城。張璇，高邑人，由舉人天啓四年任戶部主事，時黃水暴漲，上下驚懼。六月初二日，璇促裝移署戲馬臺之聚奎堂，是夜河決城陷，典守無失，人皆服其先見。八月大雨

河溢。九月，豐縣河決西洋廟口及十七鋪。

徐州志

河決徐州。總河侍郎房壯麗題請帑金，鳩夫集料，行中河郎中金元嘉大挑故道，復加埽築塞之。南河全考明熹宗天啓五年四月癸巳，陞福建巡撫南居益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九月丙辰，兵科給事中陸文獻條上徐州城守不宜改遷六議，一爲運道不當遷。每歲糧艘由清河而入，近雖有泇河可行，然河勢狹窄，冬春回空，必資黃河故道，黃水多泥而善走，六十年前徐州以下，號爲銅幫鐵底，以河至此安瀾也。嗣後呂梁之間，當事者去其中流石挫，以爲利於行舟，不知河無關鎖，常至汎濫，所恃者官以倉庫錢糧，民以身家性命爲防禦，故不至他徙。倘城一變遷，則繕修防守必疎，潰決之勢，其妨運道不小也。二爲要害不當遷。徐城三面阻山，一面臨河，南引邳宿，北扼堯濟，西扼汴泗，一瀉千里之勢，以障江淮險要之設舊矣。金陵恃徐爲南北咽喉，且黃河自西而東，閘河自北而南，皆合於徐城之東北而下，阻河勢，河阻城勢，居然一重鎮也。如近歲蓮妖發難，環攻浹月而不得渡，以故河南江北得免於難。倘道鎮遠移，餘孽竄伏而無扼要以限之，無地方官督率居民以捍之，萬一姦宄不測，乘舊城之虛而據其內，是又藉寇以竄。

而自失其天造地設之險也。三爲有費不當遷。蓋主徙城之說者。亦爲城基易陷。不可復居耳。然黃水所灌。無不立淤者。誠辱去城中積水。使黃有所容。去敗垣之當水衝者。使黃有所入。愈入愈淤。不久已成平地。就此酌量加高。凡公廳之陷泥中者。增其舊址。取其舊材。仍舊添新。而告成亦易也。四爲倉庫不當遷。徐設衛所。宿重兵。貯庫運倉。改兌米一十九萬六千有奇。差戶部漕郎領之。今城遷則倉儲將徙之。新城乎。將因仍舊地乎。圖新則倉糧之旱脚滋繁。如仍舊則積貯之防衛誰屬。況部司兼攝稅務。則部署不能遠河。倉廩又豈能遠河。至官軍之防衛。道鎮之彈壓。其不能去河又明矣。五民生不當遷。古有徙民實關中。實塞下者。明王難之。恐其便於富民。而不便於貧民也。今徐城之有蓋藏者。已他徙也。其城外臨河而居者。皆負販之細民也。舉盈於時。詘而輕徙焉。民方失廬舍之安。又無濱水漁鹽舟車之利。民生無賴。而國計妨矣。六爲府治不當遷。徐淮以險重。故有改州爲府之議。若退處平地三十餘里。其去邳宿幾何。而不已撤府之險阻乎。況府屬道理適均。輔車相依。碭與豐原各遠州百八十里。而僻處一隅。去屬縣益遠。亦何以成府之尊。無已。則有雲龍山延亘於城之西南角。相距可二里。其間支河溝澮。見漲爲平原。卽於府城南稍培之以土。俾與山相接。因高而立之基。再建一子城。設立郡縣倉庫於其內。而以道部臣統隸之。其舊城則設衛驛遞。而以鎮將統隸之。以防雀行不測。則有突至之水患。可無虞矣。至原議留搜括八萬以興新役。國用旣匱。民力愈疲。不如守此阨要。留四萬以因仍修築。捐四萬以助工助遼。所省巨而所

全多也得旨。徐州負山臨河，南北咽喉，夙稱扼要，只宜固隄保城，不必更州爲府。其搜括八萬兩，留四萬以備修築，四萬解進助工。丁巳，吏科給事中黃承昊劾總理河道侍郎南居益依傍門戶，躡躑閭撫，及陞總河，遷延不至，乞速令休致，得旨南居益依傍門戶，削籍爲民，仍追賊誥命。戊辰，陞總督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李從心爲工部尙書，總理河道。

明熹宗實錄 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巡撫福建，五年，遷總河，魏忠賢銜居益，

遂削籍去國，見明史彙。

明熹宗天啓六年七月壬申，淮、揚、廬、鳳各府屬春夏旱蝗爲災，入秋霖雨連旬，河溢海嘯，濱河之邑如泰興一縣，海潮江浪，一夜驟湧，廬舍衝沒，人民溺死者無算。總漕蘇茂相具狀乞賑，下其疏於部。

明熹宗實錄。

是年七月初九日，黃河決匙頭灣，洪流倒入駱馬湖，左右自新安鎮以下，邳宿城外，週圍皆水，蕩然大壑，田廬淹沒，數月少減。

淮安府志。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乙亥，特命原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崔文昇著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覈京通等倉前去會同該部科道及漕臣河臣等官，將天下地畝等項額數銀兩及漕運歲到糧儲數目於出納之際，本折若干，存發若干，各按冊籍細加查核，必盡翻窠白，徹底澄清。朕旣各委親近內臣，亦必重其事權，專其責任，而後可以責其成功。其各用敕諭關防，所司各行擬給，使振刷夙弊，丕變新猷，以復我祖宗設立京通漕運等倉之初意。

明熹宗實錄。

天啓七年九月庚辰。以藩封大典。敕錄沿河效勞諸臣。總理河道都御史李從心。加太子太師。陞磨一級。巡撫山東都御史李精白。加兵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郭尙友。加戶部尚書。十月己酉。河工積逋銀。自天啓元年至六年止。共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三十兩。太監崔文昇疏。聞旨令勒限嚴追。仍令以後徵收椿草等銀。總解一庫。歲終會同總督細加查核。並立考成法。以殿最有司。十二月戊戌。以少保兼太子太師總理河道李從心。改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庚子。太理寺卿張九德疏。辭總河新命。不允。丙辰。張九德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二月丁未。浙江道御史范良彥言。河流自潼關入汴。延袤千里。開封以西多山。水行地中。未甚爲患。至銅瓦廂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決不時。故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壩諸處。歲築塞無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梢、椿草、蘼麻等項。例招商運買。緣官價太少。未及其半。故商人不承。遺累里甲。兼之行水之地。樹木凋殘。咸市之數百里外。脚力有費。僱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必賠五千餘金。而遼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若不講求長策。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修錢糧。有司征解不時。拖欠數多。夫此項錢糧。即使在民。若無拖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湊手卽發。如臣所言。柳梢等項。招商辦買。一一準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沾利息。人自樂就。濱河小民。其有瘳乎。旨命飭行。四月

甲午陞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丁啓濬爲刑部左侍郎。七月己巳河道總督李從心罷。崇禎長編

崇禎二年十二月庚午總督河道李若星入援。崇禎長編

是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口。四月決睢寧至七月中城盡圯。總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邳

州壩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赴頭灣逼水北注以減睢州之患從之。明史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觜灌石狗湖平地深七尺由下洪漸入黃河。徐州志

是年辛安口決大水衝城沒及女牆官舍民居漂流一空。睢寧縣志

崇禎三年二月辛亥總督河道李若星疏奏睢寧水患至於城池潰決人民蕩析固百年來未有之奇

慘也臣與司道廳縣諸臣僉議淤沙壅塞之場根基既不堅固又沿河數十里盡皆泥沙深者丈餘淺

者七八尺求一段故隄不可得若於此築隄恐隨築隨潰徒擲金錢於洪波巨浪中河患毫無補救則

南岸新隄之不必驟修也明矣若露鋪決口始於天啓丁卯之憂迄今四年於茲涓涓不止漸成巨川

其潏潏澎湃之勢方山嶽可撼陵谷可遷此豈尋常決口而欲埽料塞之乎則露鋪決口之不能堵塞

也又明矣計惟有開邳壩復故道沿河築舊隄以爲補偏救弊之策耳今細尋邳州新築壩內別有一

泓環遠羊山之前從此挑濬便可洩水入故道俟工完水漲卽開攔河壩分正派以殺水勢將露鋪來

口之壩借作迎水之用在堵塞曹家口赴頭灣諸處逼水北注則泛濫之勢自消而睢寧之患可減此

目前最急工程。不容時刻緩者。其睢寧舊城。湮潰已經三次。去年四月十四日。水漲湮而未潰。至七月十五日。隄壞而城始圯。其間歷時三月。士民猶得移徙。若再因循不遷。貪沃饒之利。而忘沉溺之害。涇水復至。未有不胥人民而化爲魚鼈者。況此城昔如釜底。今已淤塞就平。仍此故墟。終爲陷穽。所當卽行撫按定議移城。不得以縣民安土重遷。付之不問也。前項募夫辦料。計用銀八千六百二十六兩有奇。應於淮安府山陽縣河道項內動支。所當并力上奏。四月辛亥。總理河道李若星疏。解祖陵皇陵節省銀。助建德陵。命到日覈收。百兩充餉。優旨納之。五月戊戌。總督河道李若星疏。解祖陵皇陵節省銀。助建德陵。命到日覈收。

十月甲子。起朱光祚爲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崇禎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災異疊見。黃河橫決。淹沒原武、陽武、封丘、延津四縣。盡成湖沼。民爲魚鼈。詎意昊天不弔。夏旱秋霖。河水懷襄。載胥及溺。致產賦之區。一望灌莽。淪陷之後。大半逃亡。詩云。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哀恫中國。具贅卒荒。言念及斯。不覺潛然。爲民父母者。於此時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憫民之艱。不遑啓處。拯溺救焚。卹災捍患。朝夕皇皇。猶慮弗及。而尙畏考成之令。嚴催科之條。恐此二三子遺。非垂而就斃。則挺而走險耳。兩河之間。不又爲秦晉之續乎。

崇禎長編

是年夏。河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丘荆隆口。敗曹縣塔兒灣。太行隄。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建議諸口。下灌興化、鹽城。水深二丈。村落盡漂沒。遂巡踰年。始議築塞。興工未幾。伏秋水發。黃淮奔注。

興鹽爲壑。而海潮復逆。衝壞范公隄。軍民及商竈戶死者無算。少壯轉徙。丐江、儀、通、泰間。盜賊千百嘯聚。至六年。鹽城民徐瑞等言狀。帝憫之。命議罰河漕官。而是時總河朱光祚方議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議諸口未塞。民田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爲湖海。而漕糧鹽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歷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言。事遂寢。又從御史吳振纓請。修宿寧上下西北舊隄。以捍歸仁。明史·吳振纓二疏。載在六年。

是年。河決荊隆口。趨張秋。六年始塞。

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大雨河溢。

徐州志。

是年九月。河決西洋廟口。及十七鋪口。邑大水。

蕭縣志。豐縣志同。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霍雨河決。艤舟怒濤中。率衆塞其口。以才調杞縣。歷太僕丞。殉節。贈少卿。本朝賜諡端愍。明史·申佳允傳。

明史。

崇禎五年二月癸未。工部尙書曹珖疏。覆河南巡按李日宣條議河道四款。其一爲職掌宜明。從來印官河官。均任河防。責原相等。按臣議。印河分認職掌。以各按功罪。不惟交制。且以相成。從前諉卸之習。今始可以盡破。至中州之河道。卽運河之部臣。一切防河事宜。尤應躬親督核。其一爲支收當講。凡河工物料買辦。收存支放。弊竇多端。耗費無紀。按臣立議。官買通計物料。就歸德、開封二府。稟益價值。使

之均平。責成印官自買。小民既免派擾。物料必無折乾。此爲便計。其一爲核實工役。河防易墮。率由夫役多虛冒。與工糈無實用耳。必使夫役既無影占。工食始免虛糜。是宜按月消算。通行截給。每月終。印官出印領關支。不遲一日。不冒一工。如有包占侵剋。與工料不實。卽以爲印河之功罪。其一議遷改河官。防河重在秋水泛漲之時。呼吸安危。頃刻而判。此後道臣陞遷。務在冬季之後。期於不悞秋防。至河應設立同知通判。從來已久。其陞遷選授。當一遵此法。不至大相懸絕可也。三月丁未。河道總督朱光祚疏奏。崇禎四年夏秋。霖雨爲災。黃淮湖海交漲。衝決淮安府山陽縣黃河新溝口。三百五十丈。中深一丈六七尺。蘇家觜一百六十五丈。中深一丈二三尺。工大費繁。迄今未經修築。臣會同總漕李待問。及司道廳縣親行勘估。約新溝口工料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兩有奇。蘇家觜工料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兩有奇。二項共需銀四萬五千五百三十餘兩。臣已陸續湊集各項錢糧。責成郎中徐標暫駐淮安府料理。乞敕工部酌覆行臣轉行瀕河司道督同各府佐河官一體遵照辦築。如限報完。章下所司。五月丙午。擢天津兵備參政朱大典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東撫久缺。戶部尙書畢自嚴。工部尙書曹珣等。請以總河尙書朱光祚移鎮省城。兼攝其事。下部酌議。吏部尙書閔洪學覆奏。會推新撫。勢必少需時日。而事機難緩。河臣朱光祚威望夙著。見在濟寧。可以朝夕受事。應令兼攝巡撫。料理戰守。實係便計。卽以總河關防行事。俟新撫入境接管可也。帝以新撫已簡用。當令刻期赴任。光祚不必移。

鎮、印務付劉宇烈兼攝。八月癸未，直隸巡按饒京疏報黃河漫漲，泗州、虹縣、宿遷、桃源、沭陽、贛榆、山陽、清河、邳州、睢寧、鹽城、安東、海州、盱眙、臨淮、高郵、興化、寶應諸州縣盡爲淹沒，而天長、高郵、寶應、泰州、興化處處盜賊公行，懇求皇上大沛恩膏，因使再飢之民不愁追呼，而專求生計，庶恆心少留，寇盜亦可少弭也。帝命撫按嚴督道府州縣，撫字勦戢，仍將被災實情勘明以聞。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饒京以江北淮安諸郡連歲災荒，流殍載道，疏奏爲災民年年之計，莫如築新決河口一著。淮之鹽城廟灣、揚之興化寶應，皆基布於河海之濱，黃河之水順流入海，所恃此兩岸之隄。今年水汎，河身倏遷，復將蘇、甯、建義等處決兩大口，各二三百丈，河水直從兩決口奔迅而下，入射陽湖，遂使相近各邑盡沉水中。民所以無家無食而思盜也，雖塞決工力頗大，然不塞恐所失倍多。所當乘時議築，卽驅此飢民爲荷鋤戴畚之舉，將兩利俱存，此又就災之長計也。己未，直隸揚州府高郵州寶應縣災民楊元達等疏言：寶應首當黃淮下流之衝，去歲六官旣遭水患，流移尙未盡復，不意今年六月黃河漲溢，淮安蘇家嘴復潰數百里之間，廬舍悉沉水底，寶應逼近淮黃，水之來也獨先，水之去也獨後。自六月至今已及半年，水勢不退，無復種植之望，加以功令嚴切，漕米轉盼開徵，民間各項催科，雜然並起，窮民無衣無食，舍死計復何之？願垂念瀕河下邑，兩被異災，準將本年漕米及一切逋欠錢糧慨賜蠲停，仍大發帑金賑濟，俾守死不去之飢民不致畏徵而再竄，則祝頌皇恩，世世以之矣。章下所司。十二月丁

卯。山東道御史吳甦。以揚州府屬興化等州縣。自崇禎四年六月。水漲隄壞。決新河蘇家觜。建義口等處。修葺未成。至今年六月。蘇家觜等口。又復大潰。由鹽城而興化。而寶應高郵。無處不被其害。其高寶一帶漕隄。如金門閘。九里七顆柳。及淮安二城口等處。又在在告潰。數百里內。村舍田廬。漂蕩一空。老弱飢溺之情。鄭圖難繪。在計臣亦知興鹽爲異常災傷矣。而興化漕糧。止議半折。又每石折銀八錢。夫興化受水。劇於鹽城。卽令全折。亦難完納。神祖時。曾截漕糧數十萬石。以振山東飢民。今獨奈何吝此數千石米。不以卹災黎也。至按臣言塞河一事。尤中肯綮。業蒙明旨詰責矣。然時日已久。若長隄不爲速築。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而興鹽等州縣。長爲衆水之壑。兩淮鹽課數百萬。何所取給。大盜出沒其間。漕運咽喉。從此斷矣。其關係何如者。及今冬末春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至若明年桃花水泛。瓠子興歌。農時一奪。終歲失望。伏望嚴敕漕河諸臣。選委廉能府佐州縣正官。會勘確估。分理其事。責道府董其成。而撫按操三尺繩。其後嚴限。今冬十二月內興工。明年三月內報竣。更預懸賞格。築塞堅完者。紀錄優擢。遲緩疎虞者。重議加罰。如是。則金錢不致委之逝波。而責任克專。功罪不爽。方無委卸之弊矣。帝謂河決貽害如此。所設總河重臣。謂何。著朱光祚會同總漕李待問。速行勘估。刻期興工。務在堅整。早竣。其蠲卹事。并議以聞。

崇禎長編

明史藥五行志

